一个人的战场

王华英

百亩荷塘！冲击人们的不再只是惊艳，更多的是震撼。

那高低错落的荷叶，密密匝匝，铺展开去犹如千军万马静候沙场点兵，庄严、肃穆、雄浑。间或冒出的红的白的花骨朵是一面面战旗。轻风徐来，战旗猎猎，马蹄踏踏，万头攒动，这些身着绿色战袍的列兵迈步前行，扭动身躯，涌动着奔向前方，去奔赴一场你死我活的剿杀。

凝望蛙声小镇的百亩荷塘，我在这声势浩大的美景面前，思绪却总是连和扭曲。闭上眼睛，深深吸入一口气，淡淡的荷香肆溢，与此同时，凝重的塘泥的腐败腥臭气息却从我的心底翻腾浸溢，最终将我严密包裹、覆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父亲的荷塘是我童年最好的礼物。那时的我一放学就背着书包到荷塘边静坐，落日余晖轻纱一般笼罩荷塘，塘水清澈见底，偶有小鱼冒出水面悄皮地和我打招呼，体型精致美妙的蜻蜓旋飞舞悬停，与荷窃窃私语。青蛙也在田田莲叶间跳跃嬉戏。

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到“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再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融进了我的每一个日子。碧绿温润的荷叶，淡雅静美的荷花，多少次幻化成小仙子在我的梦境激荡起快乐的浪花。

“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月白风清的晚上，月光牛乳一般流泻在荷塘里。劳累了一天的父亲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和我在荷塘边静坐。依偎在父亲宽厚的臂弯里，嗅着草木清香，听着虫鸣唧唧，看着荷塘中成群的舞女提着硕大华美的裙裾倏伴其中，随风舞动，间之美若惊鸿的粉荷，圣洁高雅的白荷，一场如梦如幻的盛大舞会热烈奔放。听着父亲轻声吟诵：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我的心幸福得都要融化了。

荷花。父亲梦中、酒后反复念叨的是娘的名字。

雨天，我会歪歪撩一把花褶伞站立塘边，看着满塘的荷与暴虐的风雨厮杀挣扎。狂风撕扯着荷的绿衣衫，暴雨如千万支利剑疯狂杀戮，满塘的荷时而俯身搏击，时而仰卧躲闪，时而左倾，时而右摆，整个荷塘刀光剑影，杀声震天。一朵荷花在风雨的侵袭中兀自翻琴，香消玉殒……“风清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风雨之后，我和父亲却只有满腹哀伤。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说起娘的美，父亲总是目光深邃地望向遥远的远方，那目光好像一直在延伸，一直在追寻，标的物似乎近在迟尺又确乎远在天涯，永远不可企及。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秋天的荷塘是萧索的，如盛宴残局，残羹冷炙，杯盘狼藉。根根树立的残荷如残年老妇，失却了冰肌玉肤，耗尽了生命的绿色，鹤发鸡皮，苟延残喘。莲藕成熟之后通常不会立即采收，而是静静沉睡在塘泥中养精蓄锐，待价而沽。

时令蔬菜随着霜冻销声匿迹，人们饭桌上除了冬藏的白菜萝卜别无他物，味蕾在单调乏味的饭菜里逐渐委顿，而脆生生的白莲藕则成为人们觥筹嘉席不可或缺的菜品。然而，莲藕从塘底抵达塘岸却是一个及其艰难的过程。

时进腊月，朔风怒吼，天寒地冻，塘面被一指厚的冰封冻成一个神秘的世界。父亲穿上笨重的劣质橡胶连体裤，用棍子敲开冰层，一步一步踏入冰水中。父亲肃立塘中，如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用心谋划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他用炯炯的目光扫视着水面零散的冰块，前后左右慢慢拓展着疆域。半亩方塘，父亲在塘中显得如此孤单，如此渺小！他的身体不时晃动，胳膊也就势舞动，以抵抗抗洼带来的不平衡。塘泥被一波波搅动，塘水浑浊，荷塘逐渐弥散起腐败腥臭的气息。

父亲微微颤动身体，以配合脚在生硬的塘泥中的深入和探索，并不时弯腰伸臂，偶或借助木杆，将一根根白生生的莲藕从塘底掘出。每每有长长的白莲藕浮出水面，岸上围观的乡人就会发出一声声啧啧赞叹，间杂产量价格和收入的品评，人群中散溢着兴奋和羡慕，小孩子的馋婪如一头久困的猎狩小兽，挣脱束绳，疯狂奔走，他们的目光如蜓水落地一般不受控制却又坚定果决地打在那些散落在塘边的小莲藕上。不时有一双布满泥垢的小手瑟缩伸出，迅疾抓过一节小藕，或者躲去一边，或者众目睽睽之下，迫不及待地将那战利品塞入口中，眼睛却又在四处搜寻新的猎猎目标。也有老者堂而皇之地将一大截藕折断，边赞叹莲藕的品相，边大嚼特嚼，任凭乳白色的汁水在嘴边四散逃逸。

父亲的脚步踏入刺骨冰水那一刻，我的心就瞬间被隔离在了另一个冰冻的世界。为了行动方便，为了感触灵敏准确，劣质橡胶连体服里的父亲仅仅穿了秋衣秋裤。我分明地感触到寒魔肆虐地侵袭着父亲的身体，他们如濒临饿死的狼群，疯狂围攻着父亲微弱的体温，刺骨的寒冷如幽灵一般穿过橡胶裤，刺入父亲的肌肤，拼命吸噬。

我难以想象孤军作战的父亲何以能够在如此寒冷的冰水中一天一天的劳作，踩完整个荷塘的藕一般需要十多天，平日里滴酒不沾的父亲在这十多天里每天都要喝大量劣质白酒，看着父亲咄牙咧嘴地将白酒吞下肚里，我真真感觉到白酒和寒魔在父亲体内的激烈鏖战，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你进我退殊死搏杀。父亲的身体也成为了一个狼藉的战场。

寒魔是冰水的魂魄，他们一年年蓄积能量，招兵买马，战乱频仍。父亲全身的关节红肿、扭曲、变形。渐渐地，不踩藕的日子，父亲亦被疼痛折磨得撕心裂肺，除了压抑的呻吟，紧锁的眉头，劣质白酒成了父亲不离不弃的抵御武器。一口口白酒下肚，神经中枢被麻醉，击倒，败下阵来，疼痛瞬间缓解，而父亲的肝脏却在酒精过度的浸淫中迅速消耗。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年复一年，受尽病痛折磨的父亲将生命定格在五十三岁。

娃声小镇百里荷塘，这气势磅礴、撼人心魄的美超涵无穷伟力，袅袅而来的淡淡幽香将我心灵的壁垒悉数击碎，我挥一挥衣袖抖落所有哀伤，带上清风明月，带上朝露花香，追寻诗与远方。

老屋

张华臣

清明节，是祭祀祖先的日子。每年的这个时候，远在他乡的游子，纷纷赶回家祭祖上坟。清明前，父母亲便早早回老家，收拾房子打扫院落，准备清明节祭祖上坟。好久不回家了，到处都需要收拾。我儿子在老家还发回了几张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老家里的果树桃树、梨树都已经开满了花，还有一些零碎自生的小花也开了。发朋友圈后有朋友留言说：你们家就像花园一样。

母亲一生勤劳，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四人抚养大，本来到了儿女在身旁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无奈兄妹四人有三个在外地工作，路途比较遥远，也就是节假日回家看望父母亲。老人是比较怀旧的，虽然已经搬到了城里住，但依然惦记着老家里的一房一瓦，还有那个已经是我们村最破的老房子。房子虽然破了一些，但依然收拾的干净利落，有时邻居打电话说房子坏了或是墙倒了，便急忙赶回家修补，时常说：房子坏了就要及时修补，墙倒屋塌于人不利。这也许是老传统的说法吧！

老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的果树，有柿子树、桃树、山楂树、梨树、核桃树、石榴树，每年花开的满院，不时还会透过墙来，花香引得不少人驻足，到了秋天，满树上挂满了果子，引得不少的鸟来。除了果树以外，母亲还种了不少的花，有芍节高、鸡冠子花、金菊、艳阳花、韭菜莲、月季、蔷薇等，还有不少自生叫不上名字的花，等到五六月花开的日子，满院花香四溢。也许是为了这些花，让母亲着实惦记着老家的房子、院子。经常回家浇花、修枝、打扫院落，只要回家就会把老家里里外外打扫一番。

老屋虽然破了一些，但着实可以住，有时父母亲也会小住几天。房子是全砖的，在我们老家就叫四角齐，就是不带出檐的。老屋是80年盖的。当时家里比较困难，盖房子没有工钱，是我姥爷领着瓦工砖垛盖的，姥爷是瓦工砖的领头。记得那年刚过完年，大概正月初十，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完亲戚，还没有外出打工，那时候关内条件差，大多数劳动力去东北盖房子。开始盖房子了，我们家只管饭不出工钱，人家是纯粹帮忙。就这样，盖完房子还欠了一些钱。说到底当时太穷了。房子总算盖完了。还有院落，需要起围墙，这还真难着了。后来，父亲想方设法，东拼西凑，第二年又让我姥爷来帮了一次忙，慢慢地才把围墙砌了起来。这样也就建成了整个院落。现在看来还算可以吧，在那个时代，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付出了太多的艰辛，才变得难能可贵，更加珍惜。父母亲对老家的一切也就越有感情。我们兄妹也都是在那所房子里面长大的，从成长到走出去，所有的曾经的经历都容纳在这所老房子里面。也许承载的太多，所以我们也对老家老房子赋予太多的感情，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后来，母亲又在迎门墙的地方种上了竹子，说也奇怪，竹子长势很好。竹子一般生长在南方，在不属于自己生长环境的北方长这么好，实属不易，因长势太快，以至于后来在竹子的外围挖深沟了一面隔断，挡住不再向外伸展。俗话说：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虽然我们家没有藏万卷书，没有千棵竹。但我们家从原来的贫穷到现在，一是赶上了好时代，二是读书和文化改变了我们这个家庭。竹子象征着气节，也许是母亲的谆谆教诲还是那片竹子带来的运气，都促使这我们兄妹积极向上，有气节，有正能量。

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就像那老屋一样吗？经历太多的沧桑和艰辛，经历了多少生活的变迁和磨难，现在已经老了，但那依然是我们心向往的地方，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梦想和期望，无论走多远，经历多长时间，都依然牵挂和思念。

国画 李炳常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孟书军

有一首歌，我永生记得。
歌词有钢铁般的意志，
旋律如大海一样的磅礴；
这首歌，
是照亮全国人民心灵的灯塔，
是点燃华夏儿女信念的烈火；
这首歌，
曾被战火熏燎，
曾被硝烟打磨；
这首歌，
愈擂愈加光亮；
愈磨愈是闪烁；
这首歌，
唱了七十多年，
越唱心里越是快乐；
这首歌，
植根红色，
在我们世世代代人的心上传播……

这首歌
在我们祖辈父辈心上活着；
它融入我们的生命，
融入我们的血液；
有了它，
生命的传承就会充满色彩；
有了它，
新时代的长征就会充满蓬勃……

这首歌，
内涵极其丰富；
值得用生命和热血去咀嚼；
这首歌，
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切；

是党，推翻三座大山，
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
是党，领导改革开放，
富裕才走进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唱着这首歌，
耳畔又响起党的殷切嘱托；
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
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
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
充满鸟语花香；
我们会把一个个日子，
编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

有一首歌，我永生记得。
她照亮我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她芬芳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有一首歌，
鼓起我们远大理想的风帆；
填平我们坎坷征途的沟壑；
有一首歌，
越唱黑色的眼睛越是明亮；
越唱黄色的体格越是健硕；
它是不忘初心路上前进的火炬
它是牢记使命途中殷殷的嘱托；
任何时候，她都是我们心上的一轮明月，
它更是我们生命之树的片片绿叶；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一声蛙鸣，我纸上的故乡

孟令新

从蛙声小镇开始，
旱麦不旱，麦粒飘香
鱼类繁多，丰收在望
微风拂过平原，平原就有
万千朵盛开
刚性的柔和 柔性的丰满
让春天勾勒出春天
让六月回归到六月
千顷莲藕在水里生动着自己
一行行枣树停在一行行绿上
丰硕的小镇爱上了鲁北
雨水开始复苏 地里的庄稼也是
如我 我美丽的乡村
也是……屏住呼吸
思念浮出了水面
在雨后的黄昏里，那一声蛙鸣
从荷花的红里
破壳而出
这人间的留白
就是我纸上的故乡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篆刻 苗建新

■惠民故事

青龙镇的传说

高秀亭

相传在明末清初，黄河下游有一个姓韩的老头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生活于现在惠民县李庄镇归仁的黄河岸边（据考现在此村姓韩的，就是韩氏后代）。日子穷困潦倒，韩老汉多病在身，女儿韩梅、韩苗时常受到恶人的调戏骚扰。就在这年的春天，从黄河上游来了两个讨饭的美男子，留住在他家。说是讨饭路过此地。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使老韩家增添了生机。不仅韩老汉的病治好了，韩梅、韩苗姐妹俩更像是逢春的燕子，有说有笑，和这两个男孩（小青、小白）相处得很是融洽。

有一天，韩老汉把韩梅、韩苗叫到跟前说：“你两个人也不用争不用闹，就按大小许配给小青和小白吧，以后你们定会荣华富贵。”这兄弟俩来后不几天，大坝上不知从哪儿飞来了上百万块青石，整齐在排列在码头上。一天，姐妹俩从这石堆边上路过，隐隐约约听到里边有从未听过的音乐，韩梅让韩苗站在她身上看，也没看到什么，听到里边好像是在他家住的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上苍的安排，来管辖黄河下游的水灾，这里每年闹水患，我俩就是呕心沥血也要治理好凶猛如虎的黄河水。对韩梅和韩苗，我们不得有非份之想，我作为青龙大哥，现在命令你白龙到下游清河一带（现在的白龙湾）去查看水情，安抚民众。我们的真实身份绝不能告诉姐妹俩和任何人。”姐妹正在听着他们的谈话，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刮到了坡下，什么也听不到了。

回到家，兄弟俩已经坐下准备吃饭，姐妹俩却一点也没有食欲，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过了几天，姐妹俩再去坝上石头边转或听，再也没听到里边的声音。韩苗知道白龙离去，从此茶饭不思。听到青龙让白龙去下游另一方办事，所以她借着白龙所去的堤坝像寻夫似的北去了。之后，韩老汉和韩梅再也没有一点韩苗的音讯。青龙和父女俩从生活上互相照料，但对韩梅也不远不近。青龙有时不见踪影，当时知情人说他在治理、管理河道。人们亲眼所见，坝上的石头一夜就不见了。据说石头被青龙用去补救堰堤的河水漏洞了。人们都说这里风调雨顺，粮仓满满多亏青龙把黄河水龙治理了。堰坝上的石头不知不觉地没了后，也没看到青龙有啥反常。堤下村里有人为韩梅青龙撮合亲事，两人还是不冷不热。这年夏季，人们发现青石比以前多了，人们路过这里发现整齐的石块，好像一队护河道的卫兵，守护着这方热土。

自从白龙走后，韩苗也未回来过，可有人讲有关白龙湾的传说，是青龙的弟弟白龙为护理那里的大坝，才葬死在那里的。别的事且不论，据说事过几年后的一个夏天，黄河水特别大，有几处还有小决口，附近的老乡背井离乡，拥挤在堤坝上来，就在归仁南部几十里有个龙王庄，那里险情相当严重。当夜，黄河洪峰过来，漫过大堤，一处出现大决口，水势无法形容，水灾来了。过了一会儿，不知那位神仙弄来了好多青石，堵住了十几米深的决口，人们觉得这事好怪，当时一位大龄女人开口说：“我是北边归仁的，到这里找人，这些石头是青龙用魔法堵在大坝上的，早先我们那里就有过几次。”

当地政府知道堵住决口，敲锣打鼓地来谢堵口人，可谁也没找到，只知道是青龙做的。为了感激青龙的救护之恩，政府便把地名改名为“青龙镇”。解放后才改为李庄公社。如今李庄镇的青龙饭庄，青龙网厂等都是从这取名而来。

乡村颂

郑玉平

花间藏小村，　昔日小村庄，　长者也时尚，
美丽似画廊。　如今大变样。　将须唱文章。
老树砌故事，　宽宽新马路，　挑灯苦夜读，
果影亮厅堂。　无线通四方。　信心满诗行。

牛背笛声悠，　过节成迎娶，　聊天敲小窗，
酒香漫农庄。　素年灯闪亮。　不懂问度娘。
屋后鸟漫步，　社会步豪庄，　长者训晚辈，
炊烟戏夕阳。　后生个个强。　男儿志远方。

小鱼翔河底，　夜幕徐徐下，　健舞如味妙，
白云蓝天逛。　霓虹灯闪光。　武装气宇昂。
山花四季香，　红绸缎佳节，　心中有善良，
野味酒席芳。　球赛呼声忙。　自有贵人帮。

公鸡叫起床，　昔日破板房，　别作池塘蛙，
山歌随后荡。　高楼换新妆。　当学鹰翱翔。
几声蛙虫鸣，　蛆驱老井退，　来年名气长，
叫醒稻谷香。　清水自入缸。　饮水当思量。

雨后荷花立，　移动音箱响，　乡情情愈浓，
貌美胜女郎。　广场舞双双。　再远也不忘。
气候宜人住，　纯朴守品性，　心灵有归宿，
冬暖夏又凉。　滋养万代昌。　永世保吉昌。